蛾術編

蛾術編卷六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十

宋太宗

宋史太祖本紀紀太祖在周戰功甚詳而太宗不聞有是乃與趙普謀擁戴太祖藉太祖威名以服衆以太祖爲孤注事不成太祖首當其厩事成已安享其福陳橋之事計畫已定然後入白正以倉猝見其神異是固然矣乃賀皇后傳云生魏王德昭五年寢疾甍乾德二年

出閤計太祖崩德昭已二十餘歲受杜太后遺命時問太祖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憮然乃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但恭帝當世宗崩止七歲豈可同論況德昭喜慍不形見本傳謹重寡言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邪見事略本傳太宗既與趙普定受禪之計卽以主長君愚其母以定自立之謀太祖明明墮其術中而不能禁也且后妃傳于昭憲杜后傳業已言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其文甚明而廷美獲罪貶死後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朕將泛舟往廷美與左右謀以此時

竊發不果卽詐稱疾于邸候朕臨省因而爲變種種曖昧不明以此爲廷美罪案何以服廷美廷美傳云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又言太宗嘗以傳國事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固小人而太宗于母子兄弟骨月之閒則已甚矣

鶴壽案自古帝王之興必先天與與之而後人歸之若使天未嘗與之雖有百姦臣謀之豈有益哉宋史稱陳橋之事人謂趙普及太宗先知其謀先生據此遂謂盡出太宗之權謀太宗非爲太祖謀直爲爲他日自己地步驟聆此言豈非誅心之論先生尤恐別無證佐見太宗本紀贊云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乃就此四事各引本傳敍述之以實其罪而太宗一生無往非陰謀詭計不能逃

我誅心之論矣今案太祖本紀云周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世宗不豫還京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時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由此觀之陳橋之事乃是天與人歸信如先生之說其謀盡出于太宗豈韋囊之木實太宗所陰藏日下之日係太宗之謡言羅拜之衆由太宗之所指使乎況宋史稱太宗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則其威名亦豈不足以服衆者哉

從來年號不過兩字其有三字四字者皆亂政也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欲爲并魏也武后之天册萬歲萬歲通天爲改唐爲周也而太宗一姓傳授乃特標太平興國

四字之號以自表異顯其興國之功且非易姓及大變故若唐肅宗之于天寶從無當年改元者而太平興國之元卽開寶九年也以此見太宗之急急于死其兄惟恐不速本紀贊云太祖之崩未踰年改元涪陵縣公廷美之貶死武功王德昭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譏焉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后至道元年崩至權殯普濟佛舍終太宗眞宗世神主享于別廟則太宗之忍于死其兄卽一婦人猶然鶴壽案太宗未踰年而改元宜爲史氏所譏先生因此并責其四字年號爲亂政未免過于誅求太祖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然則太祖早已爲之識語矣况太宗意在削平天下興國乃其素志豈必以此

自表異乎

東都事略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册者則否太祖祔以孝昭者王氏太祖后禮之正也太宗祔以懿德者符氏太宗后蓋以明德在也李氏太宗后及明德崩與懿德同祔而元德李氏太宗夫人生眞宗追尊爲皇太后以誕育眞宗亦得祔焉此則從禮變也于此之時孝章宋氏太祖后即所謂宋后豈不應與孝明同祔邪太祖廟宜亦祔三后而孝章又不得升配太祖何邪至神宗之世追册之后竝配于廟于是孝章始升祔焉倘此言雖爲眞宗發而太宗之殺禮于太祖見矣

事略于廷美傳敘事甚略德昭傳直云暴薨諱自刎不

言皆曲筆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卽位遂改爲炅从火日見也古炯切殆自嫌名鄙必改爲从火从日以自顯殊不知太祖匡允之名義極平正而改賜之時在太祖絕不知其異日將爲天子不使其與已排行太宗意嫌之故卽位而遂改之鶴年案光義二字有何見鄙而謂太宗意嫌之邪此更揣求到不經意處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受禪事起倉猝其實乃太宗與趙普本謀也方周世宗北征于地中得三尺木題曰點檢做見舊五代史六月組而太宗與趙普生心矣明年正月而禪七八月之久兩人

所經營圖度者皆爲此事而太祖不知也本傳云北征
至陳橋太祖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
告贊云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埶或然
自今觀之豈徒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
士佐命者不但今日事卽異日燭影斧聲早已安排定
矣天下已歸宋愚弄其母脅制其兄使不得不傳位于
太宗而普反于榻前爲誓書藏于金匱嘗私事露太祖
已斥普不用太宗立亦幾忘普之功普言願備樞密以
察姦變又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事辭甚切
至（見本傳）及其再相患得患失之心愈熾惟恐翼戴傳位

一事猶不足以固寵乃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廷美貶斥亦可已矣而普復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甫至房州憂悸成疾死（俱見廷美傳）普之罪于是眞莫可逭矣即德昭之死雖太宗殺之安知不成于普手邪且普一介鄙儒有何功德而元僖稱其功曰開國元老參謀締構配饗詔云翊戴興運光啓鴻圖所謂締構翊戴者非指陳橋事乎上清太平宮神語曰趙普久被病亦有寃累耳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所謂寃累者非廷美德

昭乎贊云廷美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吁豈特與有力殆是其一手所爲廷美傳云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爲也與本傳贊不同鶴壽案趙普誠哉小人然亦嘗讀半部論語論語不云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陳橋之事與弑君何異而先生云以爲出自趙普之謀至于燭影斧聲公然弑父見于湘山野錄此乃吳僧文瑩之謬記而先生又信之幷兩案爲一案于是太宗直爲大逆無道人矣今案太祖于太宗極其友愛數幸其第太宗嘗病亟太祖往視之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灼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太祖崩于萬歲殿據宋史官者王繼恩傳言時太宗在南府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甲寅卽帝位然則太祖崩後太宗方入安得有其弑之事乃李燾長編云壬子帝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長編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幾及二百年傳聞失實而孝宗爲太祖後人故李燾一無忌諱

而竟采及野史辟應旂通鑑又云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等皆無稽之譚不然元人修宋史有何避忌從無一語以此耶先生不以正史為據謂陳橋受禪時太宗與趙普早已作此想是所見遠在邸濬程敏政諸人下也

王安石怒交阯言新法不便

熙寧九年二月宣徽南院使郭逵為安南道招討使罷李憲以趙卨副之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案宋史紀事本末得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存濟王安石怒乃請帝以郭逵為招討使安石于神宗直以傀儡待之拽起放倒惟所欲為此事直至外夷以為口實形諸露布亦可悟矣方且荼毒生

靈以快安石之憤後之效法者踵相接誠罪之首亂之魁也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徽宗本紀宣和五年蔡攸爲少師案三朝北盟會編云蔡攸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帝喜之故也

三路都統葛王裦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人圍順昌府三路都統葛王裦以大軍繼至劉錡力戰敗之案紹興十一年金改元皇統金史世宗本紀云皇統閒封葛王此葛王

爲世宗無疑而金史世宗本紀絕不載三路都統之事世宗生于天輔七年癸卯則宣和五年也至紹興十年纔十八歲耳豈以乃父訛里朶之功遂授厥子以重任乎案訛里朶死于乙卯葛王未立事功而遂付以三路都統之任以援兀朮事不可解若果有之本紀豈有遺失不載乎鶴壽案金史稱世宗皇帝諱雍本諱烏祿惟大金集禮云世宗初改名褒然帝王所改之名作本紀者不應遺漏況順昌之圍在紹興十年而金熙宗改元皇統已在紹興十一年世宗本紀但言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則受封未必在十一年即在十一年而圍順昌時尚未封葛王也三路都統必非世宗宋史新編刪去此句乃通鑑則云劉錡至順昌城下三路都統葛王烏嚕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烏嚕即烏祿也則又似非他人

完顏宗賢

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祹護送梓宮案金史完顏有兩宗賢一名阿魯一名賽里王倫傳曰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柩云云則此宗賢乃賽里也

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案大金

國志云伋至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乃是本國中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鶴壽案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在位已二十五年矣安有父兄在外如此之久而始祈請者乎高宗貪位故遲延至此亟伋之唯唯實欲迎合上意然而不可為臣矣豈不聞徽宗沒于金司馬朴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操文以祭乎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案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

亮先于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于丙子日濟江而揚林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內潰曾不一戰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不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案此時張浚方立功樞密院肯出外乎蓋爲薛慶所拘恥同枋頭之敗故殺太子而統兵出外耳細觀本傳次序自不被此老瞞過今以此改入後方妥不然既爲宣撫處置使又命知

樞密院事亦不合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案恭聖仁烈楊皇后傳紹定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則本紀有五二字衍但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以紹定四年計之寧宗若在當年六十四則楊后反長于寧宗六年寧宗恭淑韓皇后以慶元六年崩楊后自少以姿容選入宮恭淑崩后乃以色升其年反長此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度宗本紀咸淳元年閏五月丁卯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沒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其子與八官恩澤又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扼關險不克進詔荊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又九年二月甲申詔郢州左水軍統制張順沒身戰陣贈寧遠軍承宣使二子承信郎立廟京湖贈額曰忠顯八年之張順似卽九年之張順而語亦多不可解若元年張順則必有錯誤鶴壽案據宋史忠義傳推之咸淳八年死于襄城下者張順也九年死于龍尾

洲者張貴也張順傳云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卽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俾爲都統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迎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諸軍驚爲神立廟祀之此與八年本紀合張貴傳云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欲還郢乃募二士使持蠟書赴郢求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旂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執近欲合則乘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死之乃命降卒四人

异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守陴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此當即九年本紀所載實張貴事而以爲張順者俗呼順曰矮張而示貴尸于城下亦曰矮張故作本紀者遂于九年誤書張順也惟賻與不知本傳何以不載

瀛國公立條四歲

度宗本紀咸淳七年九月己丑子㬎生瀛國公本紀瀛國公名㬎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四歲六年當作七年

潘大嵒

瀛國公本紀德祐元年四月濠梁主簿潘大杰攻金壇

縣取之案本紀作大𡴨李成大傳作大本說文本字重文𡴨注云古文則此字宜作𡴨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壬寅大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潮三日不至或如周室將亾三川告竭之意而元兵之軍于錢塘江沙上則事之所必無江潮之猛伯顏卽不知而宋人降元者累累如果有此必止之矣

宋元宰相位號

十七史商榷詳言宰相位號所謂宰相者不過爲之品

目非官名也宋初沿唐制故宋史宰輔年表于宋初但爲僕射不同平章事仍不是宰相故曰自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于以樞密使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類皆同一宰相也其第二格皆執政也曰參知政事曰樞密使曰樞密副使曰知樞密院事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簽書樞密院事曰同簽書樞密院事曰宣徽北院使曰宣徽南

院使曰東京留守皆執政也自孝宗乾道七年二月改僕射官名爲左右丞相因仍以至元代一中書令二右丞相三左丞相四平章政事五右丞六左丞七參知政事自憲宗以前皆無可攷中書令雖有其名終元世未嘗授也特空立此名以縣一格蓋自世祖三年始畧備而中書令仍缺至元七年置中書省惟設平章政事以下至二十五年又置尚書省于是右丞相等六者爲官名而中書尚書仍省名也然二省或暫設遽罷自成宗以後只是完津一人爲右丞相而左丞相常缺其餘亦皆缺（恐表中有逸漏）然宰相之名于是爲畧正矣

王景等七人傳

宋史王景等七人傳皆五代舊臣入宋者卷末論曰景輩遭五代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攷景等七人入宋本身子孫皆以功名終竝無一謀叛誅滅事論中云云殊不可解

向敏中事不實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向觀之勿言朕

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闃寂然云云李昉子宗諤傳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以疾卒不應天禧初尚在此事朱子名臣言行錄亦載之作李昌武即宗諤字也然究不可信且云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尤不可解張齊賢傳眞宗即位四年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宰輔年表天禧元年八月庚午王欽若自樞密使同平章事加尚書左僕射何言未嘗除僕射耶鶴壽案詮除者國家之大典豈以溥臣下之歡心哉若使眞宗果有此言李宗諤果奉此命君臣皆不成體統矣此由紀事者欲形容寵遇之盛而不自知其言之失實耳

夏竦欲誅保塞兵

歐陽修傳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屛人

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譔神道碑則與修謀誅保兵者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當以神道碑爲正

梁顥登第之年

梁顥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甲科眞宗景德元年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若以景德元年年九十二推之則雍熙二年當年七十三洪邁容齋四筆引陳正敏遯齋閒覽云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卽如遯齋

之言顥以八十二登第九十餘卒不過八九年其官祕書監竝非翰林學士皆與宋史乖剌遯齋書不傳容齋辨之云予以國史攷之梁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予謂宋史不過以四十二誤爲九十二其他皆合灝有二子傳末云子固進士出身直史館卒年三十三與容齋引正史合宋史又云梁適翰林學士顥之子少孤輯父遺文以進可見顥年必無九十二

以蔡確詩為讒訕非冤

閩中有三蔡皆非一族襄莆田人正人也確晉江人京仙遊人皆在姦臣傳不但襄與二姦薰蕕異器卽確與京亦絕無關涉元祐中確奪職徙安州遊車蓋亭作詩云矯矯名臣郝鎮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處厚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鎮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確遂南竄處厚說雖似鍛錬然確為王安石所薦直王韶之罪黜沈括之官興文及甫之獄又言曹參遵蕭何約束陛下立新法豈容挾怨壞之其一意紹述如此

則用郝處俊事其爲誣詆宣仁無疑處厚雖非君子然
附確傳似太苛紹聖閒追貶欽州別駕此小人報復豈
公論乎堯山堂外紀確車蓋亭詩吳處厚箋注以聞宣
仁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遂貶新州攷宋史詔確具析
確自辨甚悉劉安世等言確罪狀著明何勞待其具析
乃大臣委曲爲之地然則外紀之言黨惡可知鶴壽案郝處俊
封甑山公先生引作鎮山未知何據吳處厚邵武人登
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攷趙氏
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
氏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爲之建
祠帝覽其疏即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于絳州封
侯立廟止此一節可見其爲人逢君之小人其與蔡確不
合久矣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
汲引意王珪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

厚知安禮與珪善乃論亶用官燭為自盜確密遣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而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耶會得車蓋亭詩乃箋釋郝郤山事以聞蓋小人與小人兩不相容無非為私心起見觀本傳所載處厚豈有愈于確者而先生猶欲恕之謂不當附傳何哉

張浚

張浚一生無功可紀而罪不勝書富平之敗關陝盡失符離之敗淮土日蹙皆以浚之闇愎忌忮制置乖張致之其平生以心學自許符離師潰流血成川堅卧帳中鼻息如雷曰我不動心耳浚之狼戾如此而妄自附于

正人雖然此其罪猶可言也曲端屢敗金師威望甚著浚挾私憾與王庶及吴玠比誣以謀反幷囑素與端有隙之唐隨潛斃之獄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最堪恨者宋齊愈以勸進張邦昌伏法而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去宋事遂不可爲矣浚本黄潛善門客又嘗力薦汪伯彦人知沮抑綱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姦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爲公論乎綱既因浚言罷陳東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劾綱之客胡珵代東筆削欲以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勒珵編置浚

之罪不可逭矣厥後浚去位綱復奏函之浚能無愧死乎紹興七年視師淮西欲以呂祉節制酈瓊兵岳飛爭之浚艴然怒飛乞解兵柄浚益怒乞以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瓊叛降劉豫浚且大恨飛韓世忠初亦有忌飛意後飛爲秦檜所陷世忠詣檜詰問且曰何以服天下而浚則安知不幸災樂禍也至于薦檜可與共大事傾毀趙鼎皆班班具載于史夫浚之所申雪則宋齊愈也所親附論薦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也所彈劾則李綱陳東胡珵也所忌害則趙鼎岳飛也所誅殺則曲端也所委任則王庶吳玠唐隨酈瓊也嗚呼孰謂浚而可以爲

正人哉

或曰浚于岳飛之死子謂其有幸心得毋深文乎予曰非也浚之子栻與朱子友善朱子作浚行狀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字推奉甚至修史者旣以栻充道學與朱子同傳故于浚傳多起辭焉然其彈李綱排趙鼎忌岳飛薦秦檜猶不能爲隱往往見于他傳朱子謂浚因檜請康中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遂爲推引旣覺其暗爲上言之朱子之爲浚解則善矣獨怪其敘牴牾趙鼎事抑揚其辭若有所不滿于鼎者而爭酈瓊事則諱而不言賴宋史言之宋史惟朱是從而猶不

能諱此事則浚之忌飛無疑矣且檜之逐鼎自泉而漳而潮而吉陽檜命本軍月報存亡鼎知必殺已不食而死浚雖去優游近地檜死復用由此觀之浚雖不至附檜殺飛其心迹何如也或曰鼎亦嘗薦檜子何責浚之甚乎予曰正惟兩人皆薦檜而檜待兩人厚薄縣殊予所以大疑浚也學者宜參以三朝北盟會編鶴林玉露齊東野語桯史鼠璞賓退錄庶得其實鶴壽案浚之罪宋史已言之矣本傳論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訟之先生此一段議論卽從此數句生出但時論比之于諸葛亮則大謬無怪先生盡發其覆也

黃鍔代黃潛善死

世閒寃酷之事何時蔑有如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其非是首已斷矣其後潛善良死而鍔之命從何而償惟有史在鍔之死與潛善之生但付之適然之數此則千秋之公是非也

傅亮被擒後死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正月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唐重傳則謂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程迪傳則謂亮先出

降衆潰案金史本紀書擒宋經置使傳亮妻室傳亦云獲宋制置使傳亮如是而已亮特後死耳不受金官也葢亮爲李綱所用之人汪黃輩惡綱者幷誣陷亮遂以奪門出降之罪加之不知金史固昭昭也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不同

史浩與史嵩之同爲鄞縣人而不言是一宗觀浩子彌遠與嵩之傳同卷而亦隔越不屬且傳中亦絕不言是其子姓族屬然史彌鞏傳彌遠從弟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晩而入仕又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則爲一

宋明矣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溫

台處衢嚴秀南渡後分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爲東路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郡紹熙五年以寧宗潛邸升爲府縣六鄞望然則宋史于史浩傳既云明州鄞縣人彌遠浩子應同嵩之傳獨云慶元府鄞人其實當如嵩之傳一律爲妙鶴壽案宋史于史彌遠後次以鄭清之然後及史嵩之者以清之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故彌遠之後即敘清之非因嵩之不同本貫也

浩傳巳多虛美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異議欲城瓜洲采石厥後浚符離師潰恢復之計遂不行浩與浚兩謬

彌遠傳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

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于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此一段似是正論而其通篇但有褒揚所謂姦惡小人一種患得患失之意全然不見自誅李全復淮安以下寫其慎重名器公正無私之狀宛然一古大臣規模而其最矛盾者起復右丞相四年落起復下一段云雪趙汝愚之冤乞

恩贈賜諡汪誣史一時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沒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六云與後一時君子竄逐不遺餘力判然如出兩人鶴壽案小人未嘗不慕君子之名史彌遠所以乞褒贈僞學黨人者蓋欲自附于君子耳至其廢濟王而立理宗此乃小人之本性衆口難揜乃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斥逐之是又小人之常態作史者各據其實書之而眞情畢露矣

嵩之傳有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嵩之不當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鎭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全載其文今略云芭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于今日自開

督府東南民力困于供需州縣倉卒置于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何事所成何功又云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令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又云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于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于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宗于地下乎云云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到此方露嵩之姦狀而前半篇但有褒揚全無貶斥且言薦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然以正人許之何自相迕乎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

新編作相傳瑔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據宋史贊云嵩之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史浩彌遠父子一味退縮以爲持重已不足道嵩之何人而史以將才許之明與其從子之言矛盾鶴壽案以將才稱嵩之褒

揚失當瑔卿書中一段云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于沅湘搖蕩于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兀上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盡早爲圖之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

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强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欲優游救水之養其可得乎此段議論最為暢快即此可見嵩之非將才而先生僅摘其八句反使閱者不能明了且下引異日國史云云亦配不上矣

敖陶孫

敖陶孫字器之崑山人宋光宗紹興五年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著詩評皆為設喻之詞王元美多倣之近沈歸愚割敖陶為地名誤以為姓孫稱為孫器之

陳宜中殺鄭虎臣

縣尉鄭虎臣送賈似道至貶所而拉殺之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殺虎

臣宜中以其小臣擅殺罪之誠爲可恨但德祐元年宜中請誅似道方罷其相位厥後往占城不返然則宜中雖不足道尚差有人心留夢炎宋狀元宰相阿賈似道降元富貴苟賤無恥亦何足責惟王績翁欲合宋臣十人請于元主釋文天祥爲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輩于何地天祥竟被殺欲保己身富貴惟恐天祥不死天祥求仁得仁固所願也夢炎則誠蟲蛆糞穢矣尚出宜中下且甚遠鶴壽案陳宜中初附賈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故即上書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若使知似道尚在則宜中必無此奏先生乃謂其尚有人心邪至于似道人人得而誅之故當時陳過瀟文卿

請竄似道并治其黨與三學生及臺諫侍中皆上疏乞誅似道王爚復論其不忠不孝紹興守臣聞似道歸閉城不納婺州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陳景行孫嵘叟乞斬之乃放于循州使會稽縣尉鄭虎臣監押而遂殺之誠快事也

文天祥爲右丞相

陳桱通鑑續編云德祐二年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同左丞相吳堅如元軍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天祥自元遁歸五月昰卽位于福州以天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宰輔年表及本紀列傳竝同而續綱目稱樞密使新編謂其據塡海指南二錄且元人稱文丞相者屢矣而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以

中元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當以宋史爲正

文信國是仁者安仁不是知者利仁 鶴齡案天祥臨刑南向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能仁至則能安仁矣先生之評是也知者尚有一間

梁成大李知孝

王惟儉宋史記凡例云宋史至理度時疏謬尤甚如史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正史虛事襃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子孫賄改而舊史不存無從誅姦讀之但有浩歎攷梁成大李知孝傳

非不書醜指攜論中云成大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亦可謂極力貶斥矣而終無一的實事迹虛詞彈擊此當是史失其事故耳雖然宰輔執政中難擬之徒如李昌齡姜遵但宜依漢書陶青劉舍例于他傳末附載姓名年表中具其爵位不必作傳者多矣況梁李不過臺諫侍從之流哉抑如蔡抗輩亦豪無事實而與然居列傳中亦宜以陶青劉舍例斥之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餘亦然

遼史趙延壽傳本姓劉恒山人葉隆禮作相州人遼史滄州節度使劉守文裨將趙得鈞獲延壽養爲子隆禮

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隆禮戴德鈞密與契丹通許
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
爲兄弟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令
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
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
之于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
述律太后太后駮難德鈞德鈞無以荅不食踰年而死
太宗釋延壽用之會同中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六年爲
盧龍節度使八年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遼史作魏王太宗
初許延壽代晉復負約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

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卒兀欲即世宗也凡隆禮所紀載皆微有影響似是齊東野人之語即此一傳遼史若全未采取隆禮者至于韓延徽張礪張琳蕭奉先耶律余覩則其意髣髴相類而語殆無一合劉六符與富弼爭論歲幣遼史削去弼語且以六符爭進貢名爲有體則知元人所據者即遼國之記載實未采取隆禮（鶴壽案遼天祚帝嘗詔耶律儼修太祖以下實錄金章宗嘗詔陳大任修遼史元托克托等僅據此二書而已葉隆禮之書則未之及也）

蕭奉先傳當金兵未起但言其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

此必據實錄無誤若葉隆禮則爲傳聞掇拾之詞故云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所書之官迥不同當從正史

遼史言天祚使阿骨打歌舞爲樂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天祚欲殺之葉隆禮以爲道宗事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二年復封郡王

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宋史徽宗本紀亦云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國城紹興五年卽天會十三年雖甲子至丙寅相隔三日紀載不甚遠也大金國志熙宗紀年天

會十三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紀載亦同也奈何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攷之大金國志熙宗皇統元年竝無此文

史鑑盛稱徐武功

于謙與徐有貞搆怨因有貞倡言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故恨之切齒謙本薦有貞反疑其沮已及奪門功成遂誣謙殺之英宗本不欲罪謙而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吁謙社稷之臣也其于明

室殆有再造功而有自特以私憾殺之小人哉史鑑西村集祭徐武功伯文丙子丁丑之際天理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嫌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蓋天生吾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公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嫌此特出于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于三思之殺否耶悠悠之譚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

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有一亂臣賊子窺伺其閒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譚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為哉蓋

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鑑汗私所好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可謂處士橫議矣是非天下之公不可爲異說所撓故筆于此鶴壽案倡南遷之議者有貞也居奪門之功者亦有貞也反覆不常眞乃小人之尤奪門之事段茂堂謂景泰帝無志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曰太上皇入于帝宮自立舍是則無書也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以與人不得復從而奪之景泰之卽位也受命于皇太后矣不卽位不可以禦也先爲景泰者當如魯隱公以攝自居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敦請復辟已乃退處臣位是叔齊季札所爲也若英宗因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面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若是則兄兄弟弟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禮致兄積怨求逞聽羣小之謀乘其疾而爲奪門之舉爲越三十二日景泰旋崩胡不爲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爲篡竊之天子也今案此論甚正景泰之貪位英宗之奪

門皆非也然小人如徐有貞石亨輩烏足以知此所可惜者有貞既玩景泰英宗于股掌之上而卽借此以行其私憤于謙天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憂國忘家也先先後入犯終不得逞皆其功也乃甫聽宣諭卽班見執臨刑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喇以酒酬其死所都督同知陳逵收其遺骸殯之而有貞方自鳴得意焉夫以有貞之行險邀功戕賊善類誰不知之乃有無恥小人如史鑑者爲文以祭之且極口揄揚竟比諸狄梁公豈非咄咄怪事

蛾術編卷六十終

蛾術編卷六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物一

斗

斗說文云十升也象形有柄當口切許氏自序譏諸生競說字解經猥曰人持十爲斗諸生之說誠爲謬矣而斗之爲字乃作𣁬以爲象形竟不知其如何盛米粟之類小雅大東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云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毛傳挹㪺也疏云北有斗星不可以挹㪺

酒漿徒酉其柄之揭然耳今目覩斗形竝無可以挹㪺之理蓋其制已亾而今之斗則圜圜而有底竝無所為柄亦竝無所為三畫皆偏側之形與古斗字似乎不似乎與今北斗似乎不似乎古今異制如此鶴壽案斗有二其一是量器月令云仲春之月角斗甬史記李斯傳云平斗斛度量漢律厤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此皆指量器也其一是酒器詩行葦云酒醴維醹酌以大斗毛傳云大斗長三尺也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史記滑稽傳云目眙不禁飲可七八斗此皆指酒器也今案量粟米之斗無大小十升而已若挹酒漿之斗則有大小攷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注云勺尊升也淳于髡云一斗亦醉當是小斗容一升者若大斗或如漢禮器容五升者與古時量粟米之

斗與枓酒漿之斗大率皆有柄說文謂斗字象形者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象北斗也詩大東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天文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斗身之方直似之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斗柄之斜曲似之孔疏以爲南斗南斗六星其前四星亦爲斗其尾二星亦爲柄總之量穀米與枓酒漿其器雖不同而其形卻相似故斛也料也料也斛也升也其字皆從斗斝也斡也魁也斟也斞也其字亦皆從斗詩于北斗但據酒漿言者以上文南箕斯揚已就粟米言之則下文不便重複耳並非枓酒漿之斗有柄而量粟米之斗無柄也然其形雖同而其器則有別量粟米者十升枓酒漿者小則一升大則五升今先生混量器酒器爲一則非矣人持十爲斗者漢末隸書斗作斤似升非升似斤非斤故許氏斥之

冶氏殺矢刃長寸云云賈疏與戴震皆非

攷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又云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云云戟廣二寸有半寸云云鄭注于冶氏下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賈疏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上文戈刻本脫此字以意添戟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云似補脫誤在此者下文矢人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是彼脫漏有人于彼補脫訖更有人補于此是誤在此也案矢人云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彼文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賈疏說非是

矢人是刮摩之工所爲非矢人之事且矢人云矢長寸鄭注云脫二字當作長二寸則知此殺矢刃長之云必非矢人之文而誤補在此賈蓋以補者不知矢人脫二字而誤補之非也矢鏃是以金爲之自是攻金之工所爲築氏既爲削殺矢與削同齊則亦築氏爲之當于敝盡而無惡之下即云殺矢刃長寸圍寸云云而冶氏爲三字自在戈廣二寸之上如此則同齊者同工異齊者異工矣鄭于冶氏不言脫二字于矢人亦不言重出鄭固不誤賈誤耳戴震攷工記圖全依賈疏皆非鶴壽案同齊者同工異齊者異工二語直捷了當戴亦即從鄭注看出

戟重十五斤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宋張表臣詩話以金權量較之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重三十斤耳鶴壽案此不過據古權輕于今權之說謂古之三斤當今之一斤耳但兩戟止重三十斤軍中何以震而驚之張表臣之言未可信

鍰鋝

尚書呂刑其罰百鍰云云釋文引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疏云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也攷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

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㕥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元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案馬以鍰即是鋝先據一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鋝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此經鄭注已亾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

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鍰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劒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鋝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說文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鋝鍰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鍰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尚書鍰爲一云今東萊稱

云云者鋝鍰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鍰者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鍰鋝似同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

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明文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力輟切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其罰百鍰戶關切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鋝見周禮故于鋝字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

易也許慎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為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鋝也則慎意以鍰即是鋝俱是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為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為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許皆傳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

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鋝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鋝雖所引未全想許必不從古文說鄭鄭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戴震攷工記圖謂鋝鋝字音旣異數亦不同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鋝也六兩太半兩者鋝也二字篆體易譌遂溷爲一呂刑鋝當改鋝攷工記諸鋝字皆不誤獨弓人膠三鋝當改鋝一弓之膠不過三十四銖二十五分之十四豈有至二十兩者愚謂傳注當宗康成文字必依許慎果如震說則兩漢魏晉諸儒無一不誤但鋝鋝相似明白易見鄭許不

應不識字至此尚書今古文無直作鋝者竟以意改亦太專輒古今異制何知古人弓膠不用過多且古權輕于今權秖當今三之一三鋝實一鋝也乃公然欲變舊訓邪又以攷工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戟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鋝謂垸卽是鍰以此差之知鍰當輕于鋝但說文及先後鄭皆不以垸爲鍰震何所據而定之邪鵠壽案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呂刑其罰百鍰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饌古文尚書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司馬貞曰舊本率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云一饌六兩率與選饌皆雙聲周禮職金疏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百鍰為三斤鄭元以為古之率多作鍰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其字其說皆異古文家說鍰即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引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之一鍰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尚書說解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鍰即攷工記之鋝字馬注攷工記云鋝當與呂刑鍰同此許謂鍰即鋝之所本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鍰六兩也集鄭注者皆不采之蓋因釋文又引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則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注書用歐陽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鍰三百七十五斤即六兩之說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以攷工記之鋝古文尚書之鍰聯合為一此出于馬季長于此可見小爾雅之為偽書今案鍰有三說段氏但引二說而獨不及冶氏注六兩太半兩之說未知何故古文尚書謂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鍰重三斤今文尚書謂鍰重六兩則百鍰重三十七斤有半鄭氏謂鍰重六兩太半兩則百鍰重四十一斤十兩太半兩三者之數判然不同其謂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者所罰固太輕其謂六兩者由俗儒承訛脫去
太半兩意惟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之說近是

山節藻梲

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包咸曰蔡國
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
侈也皇侃疏云山節藻梲若以注意則此非僭正言是
奢侈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攷禮記明堂位云山節藻
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
儒柱爲藻文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鄭注濫盜竊也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

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疏云宮室之飾云云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棱謂斲爲四棱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畧同也山節藻棁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之君子以爲濫者是爲僭濫也（管仲事亦見雜記下）推鄭及作疏者意必備言天子及大夫士宮室之制者鄭明言宮室之飾無畫山藻之禮蓋此在天子亦雖用之宗廟若尋常宮室猶且不可何況公卿而管仲陪臣乃用之居室此乃破格非常之僭

故變言濫而鄭云盜竊也其實則亦僭耳夫子譏臧文仲僭禮有二其一爲居蔡尺二寸大龜諸侯所藏而文仲亦藏之然此其僭猶可言也其一爲山節藻梲則甚矣包咸有見于此故分析上一事爲僭下一事爲奢侈而皇疏亦發此意管仲與文仲同時當時列國奢僭成風相率效尤如此文二年左傳夫子譏文仲作虛器爲不知杜預謂居蔡山節藻梲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其意亦分爲二皆爲僭彼疏卽引論語鄭康成注亦以居蔡山節藻梲二者皆非文仲所當有朱子從張子幷合爲一云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梲也言

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如其說豈管仲之山節藻梲亦將以奉大龜邪鶴壽案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但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既以作虛器罪之而曰一不知也全謝山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龜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或以爲卯蔡之別名其說見于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則未必然何則臺門反坫鏤簋朱紘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于其中者乎蓋亦不稱之甚矣吾固知其必無此事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于居蔡也所謂諂神以邀福也是固張子橫渠之說而朱子采

之者今之自以爲熟于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今案錢氏之說甚是故夫子不識其僭而但言其不知家語好生篇一年俱作三年

瑚璉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皆黍稷器疏云鄭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朱子仍鄭誤

金縢啓籥

尚書金縢啓籥見書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龜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案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

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緐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關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關爲關下牡則關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牡卻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

形㮛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閉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愼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閉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大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也蔡傳云籥與鑰通說文無鑰字鎖字蔡誤以管爲鍵而云卽今鎖也又云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插鎖中搏鍵者是鎖匙反謂鄭及賈孔爲僞知今不知古也鶴壽案籥假借字也說文籥字以竹

龠聲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笘謂之籥亦謂之觚
蓋以白墡染之可拭去再書者故曰書僮竹笘也此與
管籥字全不相涉關正字也說文關字从門龠聲門必
有關關是横木又以直木上貫關下插地是與關有牝
牡之別故曰關下牡也關又謂之鍵說文鍵字从金建
聲以木横關鼎耳而舉之故謂之關鍵引申之爲門戶
之鍵閉而其義專主于鼎扃故曰鉉也月令云修鍵閉
慎管籥鍵閉是横木今謂之門栅管籥是直木今謂之
門撲以直木撲住横木則管籥爲牡而鍵閉爲牝此無
可疑者自鄭司農以鍵爲牡而月令注因之以爲鍵牡
閉牝不知鍵郎閉也猶之管郎籥也安得分而爲二金
滕但言啓籥而不言開鍵者一則古書關約二則啓籥
則鍵自開本不待言也左傳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杜注管籥也蓋亦謂門下牡古無鎖鑰等具故
無鎖鑰等字惟雖玉連環不絕謂之瑣漢以後以鐵爲
連環不絕以係物乃製鎖字又爲是如門下牡以開鎖
乃製鑰字若金滕之籥乃是門下牡並非今之所謂是
也康成于月令注雖誤言鍵牡閉牝而云管籥搏鍵器
是亦以管籥爲撲住門關之物也蔡傳固謬先生謂管
是插入瑣中以貂簧者是直以漢後之器物而臆度周

初之制度豈兆書藏龜之室將鎖封固有事乃以匙啓之乎

碑碣

隋禮儀志開皇初定葬者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鶴壽案說大云碑豎石也聘禮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馬其材宗廟以石窆用木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蓋窆時所用後世因此記葬者之名字事蹟于碑而易之以石豎于墓前也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然則碣之爲義本大于碑隋人以之次于碑下者但取其形特立與豎石相類而已

觚不觚

論語觚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此恐是漢以來相承舊說朱子改觚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失其制不為棱也或云曹子建詩騰觚飛爵闌干酒器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木簡也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室亦有觚孔子問禮于老聃老聃踞竈觚而聽之竈亦有觚不必泥一物史記漢興破觚而爲圜是也增演支離去古義益遠鶴壽案儀禮于燕大射特牲皆用觚則觚爲酒器無可疑者惟觚所受之數馬與鄭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今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

散訟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謫訟也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愼案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鄭駁之曰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今案鄭氏從韓詩以觚爲二升乃與沈湎于酒爲不觚相對

箸

古禮飯以手故共飯不澤手但古非無箸故云飯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意者欲存上古抔飲樸略之意故不用箸據少牢注食黍稷用匕正義太羹兎羹有肉調者亦用匕檀弓杜蕢刀匕是共雜記匕用桑詩大東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

鼎實疏者肉實之于鼎載之者古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然則匕亦箸之類鶴壽案箸與匕絕不相類其用既殊其形亦異箸之形直用以夾物者匕之形曲有身有柄身大而柄小用以盛物者

枕

何焯曰論語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集注悉音去聲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鶴壽案凡字音異則其義亦異如脂膏之膏讀平聲而膏潤之膏讀去聲圍扇之扇讀去聲而吹扇之扇讀平聲一虛一實此類不可枚舉亦有音同而義異者如筆墨之筆讀入

聲而筆之于書作虛字用者亦讀入聲是也

燭

曲禮燭不見跋疏云小爾雅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賓見積本多欲退也儀禮大射儀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宫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此大射行禮既畢然燭送賓之事郊特牲鄉爲田燭注田燭田首爲燭也此王將行郊祭故郊内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此所言燭皆火炬大約即庭燎之類檀弓曾

子寢疾童子隅坐執燭此亦火炬故須人執非如今蠟燭可範銅錫爲架而插之鶴壽案儀禮燕禮在前大射儀在後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四句已見燕禮何以必引大射儀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云墳大也蓋未爇曰燋執之曰燭在地曰燎廣設之則曰大燭又曰庭燎其實一也周禮故書作蕡燭先鄭云蕡燭麻燭也賈公彥曰古者未有麻燭故鄭從墳訓大古庭燎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矣

鈹

昭二十七年左傳夾之以鈹定八年虞人以鈹盾夾之杜皆無注昭二十七年疏引說文鈹劍也宗下文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劍鈹連言則鈹非卽劍劍魚腹可藏則鈹必又長于劍廣韻鈹刃戈

也或作鉦漢書功臣表周竈以長鉦都尉擊項籍師古曰長刃兵為刀而鈒形史記作長鈹蓋作疏者引說文不全故讀之意不顯彼金部鈹字注本作鈒如刀裝者此師古注之所本

方策

方策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朱子用之葉少蘊云木曰方竹曰策策大方小而通攷黃氏洵饒云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竹簡案曲禮書方注方版也正義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士喪禮下篇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謂書物于版行列之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

行五行春秋左傳序疏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
版廣于簡可以竝容數行宋謝靈運傳論一簡之中音
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
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是簡之
行數與方不同服虔左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伏
生所寫今文尚書酒誥每簡二十五字召誥每簡二十
二字鄭康成尚書注每簡三十字是簡之字數與方不
同版大而簡小葉說非也然又有不可不知者聘禮記
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方雖大于策
惟其大而能容輒止用一版故字數限于不及百策則

編連不拘多少故字數亦無限反可多書也曲禮正義言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與聘禮記違反非也若謂大事書版小事書簡則可不拘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南史執簡以往此何等大事而書于簡蓋因所書只五字用簡已足也

蛾術編卷六十一終